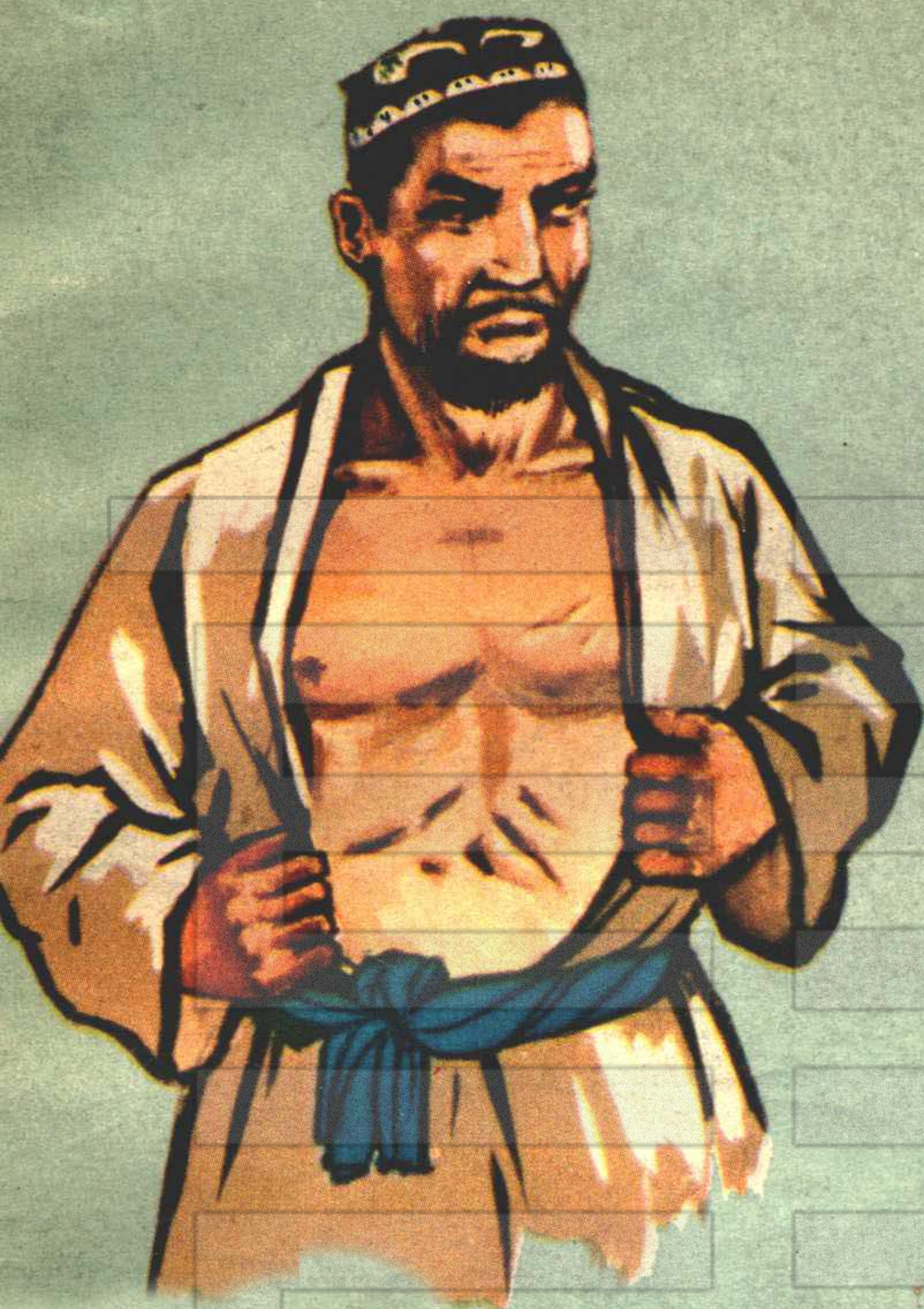




仇恨的烙印

(家 史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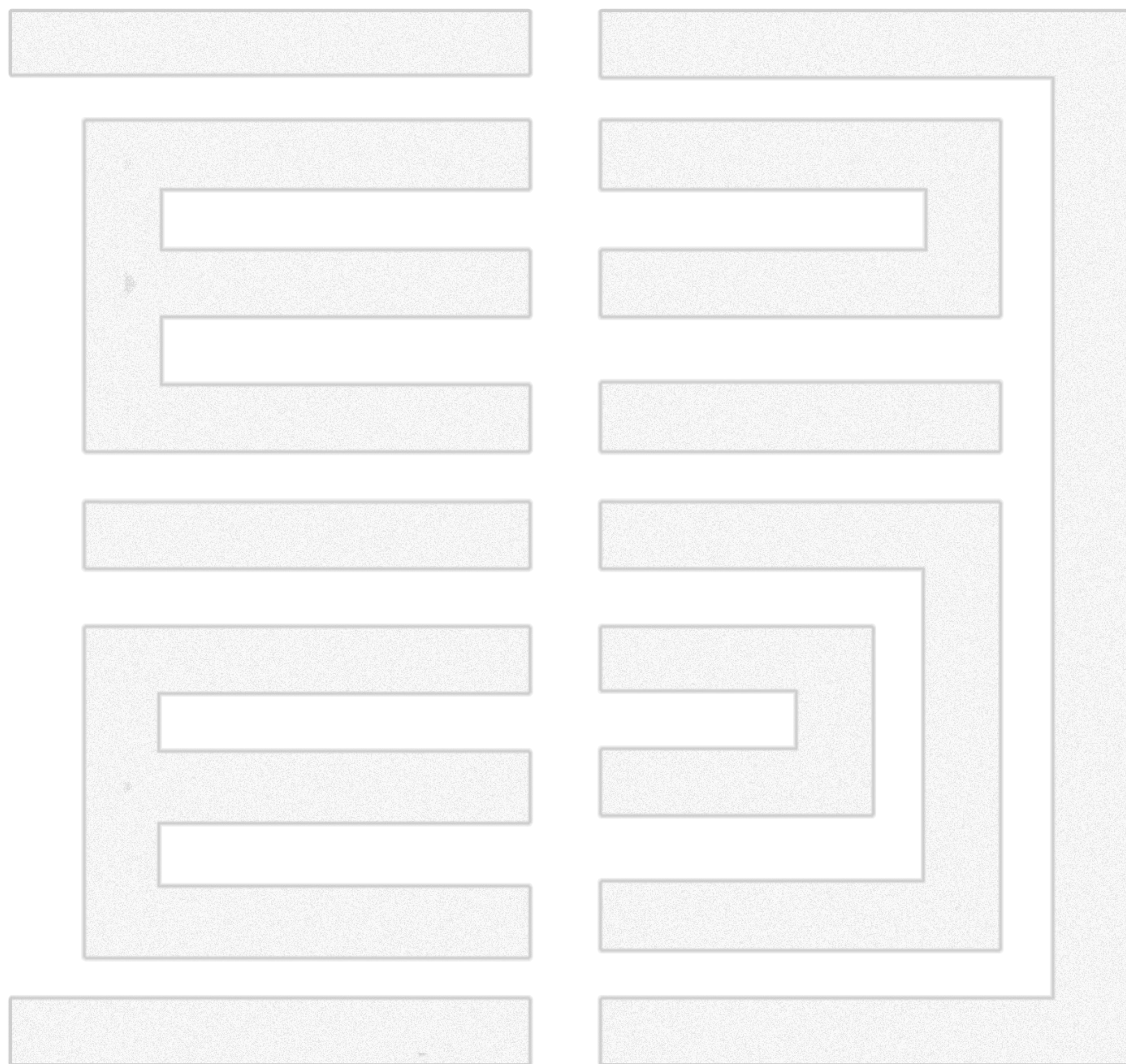
新疆青年出版社

仇恨的烙印

本社

編

1965年·烏魯木齊



仇 恨 的 烙 印

新疆青年出版社編輯出版（烏魯木齊市建設路7号）
新疆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疆新华書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3 1965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
統一書号：10124·438 定价：0.20元 印数(烏)：1—10000

目 次

三代血泪仇.....	(1)
——莎 车 古逊汗家史	
一根大头棒的来历.....	(15)
——伊 宁 肉孜沙比尔家史	
仇恨的烙印.....	(31)
——和 田 赛地考洪家史	
满腔怒火诉冤仇.....	(41)
——吐鲁番 阿不都热依木阿那土尔家史	
十八年长工.....	(47)
——吐鲁番 玛依尔阿斯木家史	
苦难生活五十年.....	(56)
——哈 密 司马义保娃家史	
从黑毡房走向新世界.....	(64)
——巴里坤 赛依提哈吉家史	
伤疤的见证.....	(74)
——新 源 阿依甫家史	
七十三三个伤疤.....	(83)
——吉木乃 托里木霍加家史	
编 后 记.....	(91)

三代血泪仇

——莎车县吾旦里克区妇女古逊汗家史

牙合甫艾买提 整理

世上什么最硬？石头最硬；世上什么最毒？蝎子针最毒。地主的心哪，比石头还硬，比蝎子针还毒。

在排衣那甫公社第八生产大队英畏拉二生产队所在地的“巴依阿吉”家族，就是压在农民身上的石头，扎在农民心上的毒针。

我家祖祖辈辈给“巴依阿吉”家下苦，一代传一代，当了整整一百二十五年奴隶。我今年五十多岁了，在旧社会度过三十六年，我就在“巴依阿吉”库尔班尼牙孜第五个儿子买提尼牙孜阿吉家里，当了三十六年奴隶。

听老人说，生我六个月以后，我父母都累死在地里。多亏父亲的同乡、好心肠的西日甫大叔收养了我。他有四个孩子，加上大婶和我，七口人靠两双手劳动过活，断不了挨冻受饿。

从我记事的时候起，我就当了地主的小嫖姆，整天抱娃娃，哄孩子，忙得团团转。

一天，西日甫大叔找地主买提尼牙孜要工钱，地主不但没给钱，倒把他毒打了一顿。他气急了，远逃英吉沙县去了。后来被地主抓住，逼迫他在数九寒天不歇气地干活，得了肺病，连病带饿，在六十五岁那年死去了。我们逃不出地主的铁笼，连死人也不让见，只好在家痛哭一场。大婶起早睡晚，挨饿受冻，养活我们五个小娃娃，瘦成一把柴。到六十岁那年，算是“熬出”了这个铁笼，死了。

大婶给地主当了一辈子牛马，五十多年的工钱，换不来裹身子的两块大布！五个孩子哭“胡大”，喊“安拉”，哭得眼睛都肿了，地主还是不给大布。

二叔毛拉洪艾买提咬紧牙，去富农马木提西旦家拿来一匹大布，把自己七岁的爱子送去放一年羊顶账。这才把大婶埋了。

趁我们揭不开锅时，富农马木提西旦找上门来说：“你们家臭小子把我的肥羊放瘦了。还我大布！”真是“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”！只得到处打短工、做零活，求告借贷，才还了那吃人的大布债。

大叔大婶死了。地主买提尼牙孜说：“老的死了，小的接上。”我们五个小孩，变成他家的小奴隶。那时，我们总是觉着饿、冻、累。有时，偷着煮点菜叶、生杏吃，还得防着地主的皮鞭。

苦苗苗从石头缝里长出来，长大了。大婶的两个姑娘恰

瓦尔汗和蕴切木汗。一个十四岁，一个十三了。沒吃沒穿，姐妹俩倒长得花一般俊。地主买提尼牙孜和他哥肉孜尼牙孜动手动脚，想霸占她们。地主婆“摔翻了醋罐子”，说姐妹俩偷人养汉……逼得她们逃到英吉沙县和两个劳动农民结了婚。

我十三岁时，买提尼牙孜“命令”我跟十八岁的艾买提结婚，我劳动顶他的债。艾买提也是地主买提尼牙孜的奴隶。一天到晚，种地、担水、除草、割苜蓿、鋤草、喂料、照看牲畜……累死累活。

成了婚，算是有个家，可是沒有房子。冬天，风过如刀割，我们有时睡在烤饻（一种面饼）的饻坑里，有时睡在圈棚、草房里。夏天呢，那儿方便那儿睡。成年累月，总觉着睏，觉总是睡不足。沒有被子、毡子，我们是“天当被子，地当毡子，土块当枕头”。就这样，地主见了还破口大罵：

“你们这些两条腿的牲口，敢睡在我的马圈里！要是冲了马，害得马病死了，你们长了几个脑袋？！还不滚！”大地是宽广无边的，但是连我们睡觉的地方都沒有。

结婚两年后，我怀孕了。直到我生下孩子那天，我还在地里干活。那天又刮大风，又下暴雨，我爬进饻坑里，生了我们的第一个儿子——买亥买提。

俗话说：“穷人才是穷人的知心人”。贫农吐拉汗在饻坑旁，给婴儿剪了肚脐带。沒有包婴儿的破布片，只得把孩

子放进我丈夫的皮帽里。吐拉汗还找来一个草鞍子，这算是我的褥子。

第二天，地主婆艾米拉看见我在龕坑里，臭罵道：“臭貨，把龕坑给我弄髒了，爬出来！”吐拉汗替我求情：“太太，您宽恕这个可怜人吧，讓她躺一会儿。”地主婆看见我身子底下的草鞍子，又罵又踢起来：“臭貨，你还糟蹋我的草鞍子，滾出去！”我只好出了龕坑。

吐拉汗脫下衾衾盖在我身上，餓着肚子省下龕，送到我嘴边。我感激得流下热泪。我拉着她的手，说：“你比我的亲姐妹还亲！我永不和你分离。我们的好日子，会来的！”

趁我坐月子，地主把我丈夫支派到远处干活。他照顾不上我，只能省点吃的给我。生下孩子第四天，地主说我是吃闲饭的，不给饭吃。吐拉汗把自己的一碗饭送给我吃。地主婆艾米拉一把夺过去，罵道：“你胀饱了？！为啥把饭给寄生虫吃？！”听了这话，我心如刀割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我给他们当牛马，连喘口气儿的功夫也捞不到。到底谁是寄生虫？！

当天，我就掙扎着虛弱无力的身子，去干活，洗刷鍋碗。地主婆又罵：“臭貨，你想弄髒我家的鍋碗吗！”我说：“我实在餓得不行，不做活你又不给吃的，……”“去去去！”地主婆把我推出廚房。真是“望天高，入地厚”呵！

过了一年，我又怀孕了。想起生第一个孩子的痛苦遭遇，我哭着对丈夫说：“说啥咱们也得弄个家！”家？连我们的身体都是地主“老爷”的，哪里能有个家！

后来，我们去向地主千央告，万求情，求他们租给我们几亩地，地主买提尼牙孜眼睛贼溜溜地打了个转，租给我们六亩苞谷地。苞谷长得茁壮。地主把马放进地里，连吃带踩。我们去找地主说理，他说：“那几块地是我的马踩的？你指出来，指不出来，老子——”边说，一顿拳打脚踢，打得我顿时昏过去了……

十一天以后，我小产了。是难产，我身上象千刀万剐，万分疼痛。我忍不住喷出心中的怒火，喊道：“真主啊，您要是眼，就该惩罚这些吃人的狼！”买提尼牙孜说：“闭上你的×嘴！狗也下崽子，狗崽子也有死的；把你那个崽子喂狗去吧！”

在冻饿病累、打骂欺辱中，我生下第三个孩子——女儿古丽亚斯满（意思是做好的鲜花）。天寒地冻，没有厚实的襁褓，这朵心爱的花儿，在人间只活了六个月，就冻死了！这年冬天，冷得出奇。我的手也冻伤了，现在手上的伤疤，就刻下了当年的苦难。

没法餬嘴，我们忍痛把第四个孩子木热合买提卖给了莎车二区的地主阿衣西。一个活蹦蹦的孩子，只换来一条毡子，一匹布，一件破衫子。把孩子卖了，我掉了魂似的，身

上象火烧，象水泼，一阵热一阵冷。有一天，我忍不住跑到阿衣西地主家里，抱起孩子，又是吻，又是哭。谁料想，阿衣西回来了，骂道：“你有什么权利抱我的孩子？！滚！往后再敢碰我的孩子，我宰了你！”天哪，从我身上掉下来的心肝肉，我连抱一下的权利也没有！

我先后生了十个孩子，但从来没有住过自己的房子。为了让孩子活命，就顾不得小婴儿了。我们把才七个月的男孩苏里坦卖给地主土尔的阿吉，换来五秤子（十六斤为一秤子）苞谷。就这样，吃了几顿饱饭，还拾掇出来一间破土房。地主买提尼牙孜说：“你们这些穷小子要房子做啥用呢？你们有四堵墙、一个爬进爬出的窟窿就行了。”我们气极了，说：“‘老爷’，死人要个坟洞，活人要间房屋，我们也是人哪！”

收割苞谷了。请买提尼牙孜地主来“验收”，他不来。送去十个鸡蛋，一只鸡，他才来了。算盘子辟里叭啦响得人心里慌乱，六亩地，打四十五秤苞谷，四十秤交了地租，五秤交水利费，洒了千万滴汗，连一颗粮食也没得到，倒欠了种子、查水老爷十六斤粮食。地主的马踏了包谷，不算数！这苦日子没有个尽头，在这个饕坑子、鬼地狱，我们没有一个活路。我对丈夫说：“走吧，离开这个鬼地方！”他说：

“要想离开这里，只有一个办法：死！”死？我们不想死！我们还要亲眼看着吸血鬼、吃人狼的地主倒下来！

一天夜间，趁买提尼牙孜带着鹰犬到远处打猎去了，我们全家就逃到洋多麻地区，给地主司的克阿吉扛长活。一个月后，地主买提尼牙孜派狗腿子拎了我家的锅。锅，这是我们家唯一的财产，没有它，我们做不成饭。我们把女儿托乎提汗放在灶前，带上十个鸡蛋到地主家讨锅，买提尼牙孜吃着蛋，问我们：“你们为啥跑？”“我们拼死拼活地干，你看看，我们吃的啥，我们穿的啥？！”这个吃人的狼，恼羞成怒，二话没说，抓着我的孩子就是一顿毒打。孩子鼻子嘴巴淌着血，我也站不起来。

过了一会儿，我丈夫抱起断了气的孩子，悲愤地说：“‘老爷’，你给我们的好处太多了！你打死了我的孩子，这是你最后的恩典！谢谢你！”

踉踉跄跄，一步高，一步低，走回家。进门只见满屋是烟，闻着一股焦臭味。一看，原来是睡在灶前的女儿给火烧死了！忽然觉得眼前一黑，我差点倒了。……一天里，就断送了两条小生命！我们抱着两个孩子的尸体，沿途讨饭，上衙门告状去。

老话说：“油和肉是一疙瘩，官和地主是一家。”我们刚刚赶到那黑得怕人的衙门，地主买拉尼牙孜已经站在门口了：“臭奴才，你们寻死来了吗？”嘴巴一抬，那羣衙役象狼一样扑上来，连推带搡，把我们轟走。真是：“有钱无理却有理，无钱有理反无理。”在那个世道，就没有穷人说理的地方。



“灰乌鸦、黑乌鸦都是乌鸦。”地主司的克阿吉原来跟买提尼牙孜爭权夺利，水火不相容。可是，听说我们告了买提尼牙孜，他把我们轟出门：“快滾！你们这些无賴！赶明天你们还会告我呢！”大地是宽广无边的，可是，我们连个劳动的地方也沒有！

我们穷苦人民有句俗话：“靠穷朋友帮忙，胜过拿恶巴

依（即财主）的糖。”被地主司的克阿吉赶走后，靠贫农肉孜阿洪的帮助，在戈壁滩上挖了一个地窝子住下来。戈壁上的风，刮起来没日没夜，没个遮拦，地窝子象个冰窖。顿顿吃的是野菜、青草，吃得肚子发胀，刀子插在肚肠里绞转一般。由肉孜阿洪担保，给地主放羊，一边开荒种甜瓜。过了两年，买了一头毛驴，七只羊。心想：该过几天顺心日子了吧。

没想到，坐在家里，祸事找上门来了。一天，地主买提尼牙孜、依的日司拜克带着鹰，骑着马打猎，一窝蜂涌到我家门口。看见我们的驴和羊，他们故意问：“这是从哪儿偷来的？”我丈夫说：“‘老爷’，这是我们十指刨泥、流血洒汗换来的。”地主依的日司拜克一边啃着我们的瓜，一边说：“你开荒地也不打听打听主人！这地是我的！”第二年，连瓜带地被夺去了。

我们只好到别处去开荒。一年后，买提尼牙孜找上门，对我丈夫说：“艾买提，你的牲畜也不少了。在吾旦里克，我有一个五十秤子苞谷租来的果园，你到那儿，就住在我家，务细这个果园，浇浇水、除除草，把本给我捞回来就行了，盈利就归你们啦。”说的蜜甜！

鬼迷了心窍，我们又去了，果树开花了，果子熟了。地主的小“少爷”们象小野兽一样糟踏果树，租子也提到一百秤子小麦，交不起租子，只得卖了一头驴、九只羊，顶上租子。

以后，我又生了两三个孩子。他们跟他们的哥哥姐姐一样，都死了。那时候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苛捐杂税比羊毛还多，地主的租子、压榨，比山还重，人民对他们的仇恨比海深。我记得，那时人们常常吟着这首诗：

这时代，是无产者的地狱，
多么“昂贵”呵，一块银换一个奴隶！
祖辈三代给巴依当牛马，
只因为一张血迹斑斑的卖身契！

皮鞭上沾满了奴隶的血和肉，
镣铐在身上打下仇恨的印迹。
鞭子叫，使人想起代代血仇，
复仇的烈火燃烧在心里。

一九四九年十月，解放军到了莎车，我们解放了。共产党领导我们把刀把子从敌人手里夺过来，掌握在劳动人民手里。一九五一年底，人民政府派减租反霸工作队到了我们村。他们和我们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，倾听我们的呼声，动员我们吐苦水，挖穷根，动员我们起来斗争。在群众大会上，我控诉了恶霸地主买提尼牙孜的滔天罪行。他压榨剥削了我三十六年，被迫我卖了两个孩子，烧死一个孩子，饿死三个孩子，他打死了我四个孩子，恶霸地主买提尼牙

孜，就是吃人的狼，害人的魔鬼！受苦的阶级弟兄纷纷上台控诉。叶尔羌河水长，也流不尽受苦奴隶的苦水！破天荒第一遭，买提尼牙孜在愤怒的贫下中农面前，低下头了，承认了罪恶。

土改开始后，地主依的日司克忙着请我吃饭、送钱，怪亲热的样子。“千年的蜥蜴变不成蛇，万恶的地主变不成好人！”我揭穿了他的阴谋。软的不行，又来硬的，敌人企图暗杀我，可是，阶级弟兄团结起来，保护我，在党领导下打击了敌人。

土改时，大伙都说我们受苦最深，评议分给我家二十六亩地，四间房，一头牛，五秤子苞谷，好多棵树。分胜利果实那天，我高兴得哭了。三十六年的奴隶，今天也穿上新衣服；三十六年睡馕坑、住戈壁的奴隶，今天也有了自己的土地房屋。这是谁给的？是共产党、是毛主席给的。每天我对着墙上的毛主席象敬礼，我祈祷他万寿无疆。

毛泽东时代，劳动人日子越过越蜜甜，花儿越开越鲜艳。一九五三年，毛主席号召组织起来，我们九户人组织了互助组。以后，毛主席号召组织农业社，我又带头入了社。一九五八年，我们加入了人民公社。人往高处走，越走越有劲。我总想，听毛主席的话，跟他老人家走，准没错！

人民公社就是我的家。有人劝我：“你受苦太多，现在上了年纪了，身体不好，就少干点活，让孩子干吧。”我

说：“我越活越年轻了。把三十六年的奴隶生活撂在戈壁滩上吧，我才十八岁呢！一天不干活，我就觉得丢失了什么似的不舒服！”

在旧社会我当奴隶，在新社会我是主人。十五年如一日，我积极劳动，使出全身力气劳动。这些年来，我天天积肥，月月都超额（每月定额是四十袋）完成。解放以来，我每年都超过三百个劳动日。多劳动一些，我们的公社就会很快地富裕起来。我们队原来每年都需要国家供应三万斤粮食，可是，从一九六二年起，我们队每年卖给国家三万一千多斤粮食。这都是党领导我们广大社员，高举三面红旗，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胜利。

“只要好好干，收入象泉源。”生产发展了，社员收入也增加了，生活越过越红火。我们队的社员的收入和我们家的收入都是年年上升的。我这个旧社会一无所有的奴隶，解放后真是一步一步走上了幸福的金桥，我一九五七年分到一百六十五元零九角，一九六〇年是一百七十元零七角，一九六一年是一百八十元，一九六二年是一百九十五元，一九六三年是二百零五元。

有句老话说得好：“湿皮窝子烤不得，过去的日子忘不得。”我想：党常教导我们：千万不要忘记过去，也是这个意思。我常常对孩子们讲我们家的血泪史，我说：“吃着香喷喷的饽，莫忘记吃青草的日子；丰收的时候，要记得挨饿的日子。”

现在我家有四间房，三只羊，三条被子，四条褥子，各样傢具都齐全。铺地盖天睡戈壁的生活结束了，我们是过着羊尾巴油包起来的好日子。可是，每年收益分配后，我都要储蓄一百元，不是急用决不取。有天，女儿天真地问我：

“妈，存钱干啥哩，花了不好吗？”孩子是蜜里调油长大的。我就给她讲了勤俭持家的意义。

我一字不识，就听人给我唸毛主席的书。主席的话，句句说到我心坎里，每听一遍，我浑身更有力量，精神更加振作。一天不听，就象缺了什么似的。所以，我常常买书报请人给我讲。

我家有五个人，四个劳动力，有三个被评为“五好”社员，我每年都被评为积肥模范。经常被评为“工作标兵”，几次出席莎车县羣英会。

